

廣矣大矣人侔於天而不謂之玄德而何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讀五

發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水編集
前朝奉天太府寺簿兼提舉院編修一易來校正

載管魄章

黃茂材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管動也魄陰也陰屬形形本不能動氣載之而動人能習使氣不離其形是謂抱一不言氣者唯此為可以生無有二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抱一矣久而自能忘形而專養乎忘故不言形凡人所以與物爭者累於形也能忘其形歸於嬰兒則無爭之之患故曰致柔柔者生之徒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夫至此併與形氣而忘之矣洗滌其心慮盡垢除等於太空豈復有疵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夫學道而至於無為豈一日之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以至於無為儻未能是而強欲至於無為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其身也民譬則其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天門開闔能無離乎天門顯門也今嬰

兒腦顯中開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閉眼而視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不見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凡六進而後至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良有以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為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程泰之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總萬之名也方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聰明知慮欲形而未形管萬為一精粹無雜即由道出一之初也道一而已本道而著諸事其可名以德者則固異於道矣由所得之德而分仁義禮智信以名之則原遠而未益分向之著迹而全者今遂列敵為五而五之支裔又有不可勝數者焉故老子薄之而為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義禮也夫其謂失者非亡逸之謂也去

本轉遠則命數愈多益與一戾也是以老子之所最貴有存乎妙微混同之初而伊尹自言其得則亦屬乎德善克協之地也稽合初終率皆準一以爲之則也列子之論多岐亡羊也曰惟反同歸一爲無得喪莊子曰德總乎道之所一曰總曰歸則皆從夫命復也故此之體道必以抱一爲首也人之神氣爲魂形體爲魄月之質不受日光者亦命之爲魄此之營魄即易之遊魂而對出者也遊者能輕揚入出而營魂之管則如管舍屯聚然有所拘制而不能自主其運動矣故形神之或升或降最爲一身機要也神能載形則趨向施爲惟我所運若神之不王反爲形體之所屈伸則衰矣今也以神爲車以形體爲物車行而物乘其上是其神已能載形矣人而能此則意之使形如車運物欲東而東欲西而西惟所欲之有聽無拒以之抱一殆不難矣特不知其於載形而抱一也能終不舍去以否焉耳故乎之乎之者疑之也以疑

辭審諗末者使之循以自省也故莊子論衛生之經曰能抱一乎能無失乎正此意也凡此章皆爲望道已見而守之未堅者言之也若抱一而能不離致柔而能如嬰兒直與道一矣若使老子從此地冥言則疑辭當爲決辭矣凡此章下文設乎以示疑者其義皆類此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列子之形容嬰孩也曰氣專致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言其生厚而未遷於物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言其雖已交物而不忘其初也合二者而言故惟常德不離者爲能復歸於嬰兒也人之將有爲也氣實奉志而行焉其於致志如風之暢達寒暑也苟惟氣不他用專以致柔及其致之而至則和不傷物者復矣特不知其能及此否耳濂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者窈深不測之謂也玄孔玄德玄同玄覽皆從窈深而形容其地也覽者以瞻視言之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是其見之窈深者也是見也人皆有之惟

其心源不清隨物而往則耳目之官且復蔽翳而何曉之能見也哉南榮越之問老子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老子略舉性情之本以警之越遂有寤於是退而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而復見老子老子嘉其能自灑濯也越之問者目力也而老子所告則性情也越能灑濯其性情則蔽翳自去得其本矣故夫濂除玄覽者非致力於目也究其何以致賢從而灑濯之則凡其可以見曉者還復其初矣復初而其覽玄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愛民治國必有具以行其意乃能有成則凡立政立事皆其具也既以有具而又戒其作爲者莊子固嘗明之矣曰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其在宥之說則黜聰明屏賞罰順性命之情而安安之從容無爲而萬物不累焉有超乎紀綱法度之上者矣此其所謂無爲者也故夫務因循者則不能以有爲而求治甚力則常失諸多事故此之致戒猶曰孰能愛民治

國而不至於出意作爲也乎夫任理無作則後章之治大如烹鮮者是也是其所以得云無爲也天門開闔能無雖乎莊子嘗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爲天門則是天之天門也又嘗論道之不可言傳者而曰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則又以人心爲天門也天之天門既爲生化出入之地故人之天門亦其天機出入之所也造物者之翕張陰陽迭運生化也是爲能制天門之出入者也人之涉世能謹存亡於操舍審當否而迎拒則一身之天門亦能制其開闔矣存養至此固已蓋天下而出其表尚能當可而動不爲物先豈不益善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則無所蔽障白則不至黜闇四達者無門無旁四皆通徹也所謂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介然之有唯然之音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是明白而能四達者也人之能及乎此也患在銳於用智無事則太察遇事則太鑿也若有得手道則不然矣未嘗有

見也而見因物生著龜之智水鏡之明皆其則也苟其持養未及乎此則聰明睿智而愚以守之或能不暴其有也乎生之畜之本無而翔有故得云生如道生一一生二者是也因其已生而堅疑之則爲畜如以畜其德者是也凡此章所指自抱一致柔已下皆其執德而求復乎道者也一柔元達之求以德言也無離無疵之是冀則求復乎道也載專滌除之類所以致其德也能致則能生矣一柔元達於我乎居則其能畜者也孝悌之生仁可欲之生信也皆其所謂生也仁既生矣而有以樂之使不去善既信矣有以充之而至實則生而又畜之謂也生而不有本無也而我爲生之顧不肯攬爲己有此體道者之高致也前之生畜以成德也此之不有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不居其成者也爲而不恃莊子所謂當而不自得故不恃也長而不宰高出其上而默運之不明施其宰制之方也若真付之不宰則孰幹其柄是謂玄德

前之八乎而八疑者慮其未能有及也苟皆確乎能之則其德備矣備此八德而又將之以不有不恃不宰則其爲德窈然幽深矣故揆諸衆德而此獨爲玄也德者道之著乎事者也非與道異也謂失道而後德者惡其迹之著耳若上德不德則其迹藏而深矣故凡言玄德者其名固不離德而其深與道等矣莊子設爲孫扁問答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虛俗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何暇乎天之怨哉於是從其揭日月者對觀而反求之則玄德之地可想矣論後章之言道生德畜也又極諸不有不恃不宰者正此章之復出而詳盡者也而有異焉此章道德之在人者也後章則夫人文具也於是老氏之言有及乎天地聖人者或時不加別異際而言之以示天人無二致也此又其一書之通例也不可謂言天則專於天言人則專

於人也

朱紫陽曰屈子載管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缺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類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管者字與榮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為魄而日之光耀為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載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

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魂于東其迺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迺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管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非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管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

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為魂魄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騫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為哉固失其指而李執解魂為光尤為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為胎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為未望則魂為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為魄所然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為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

如蘇氏王氏之云為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為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為辯之以為覽者能因是而考焉則或沂流求源之一助也

○ 詹秋園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能為章謂人能有取於無知無雌乃能終始相忘於無事也廣推愛惠以安民治國者吾能使之不知其所自來天玄也雌牝也天門開闔而能使之不為雌牝隨聲以相應和此心已各明白四達而能使之泯其知識終始相安是能無為而無不能為矣

張冲應曰載管魄抱一至是謂玄德魂屬於肝魄屬於肺魂以天之炁而為魂魄以地之精而為魄人有此身包載其魂以營守其魄也有能抱天地純一之精炁交感相生不相乖離則專氣致柔而精化為炁陰消陽長而魄寧魂清寂然其中神如嬰

孩塵垢除滌無所採雜耳聰目明所覽玄矣安有疵病其身哉推而用之以之治國則屬我之精生民之炁而愛民治國自有不可知之妙反而行之天門開闔則百竅不塞而雌魄化為雄炁雌魄不可得而亂地戶潛通則不言而化行明白四達而道滿天下人有不可得而知故曰生之畜之謂之真炁既生則加畜養之又曰生而不有謂炁生矣不可有虧耗之失又曰為而不恃謂精化為炁不可恃其已化而起彫害之心又曰長而不宰謂之生而必養之養之而又加愛護之母容宰割其炁以害其生則其玄我得之矣是謂玄德

張靈應曰人有此身得天之一而有此元炁得地之一而有此元精于時而一陽初動午時而一陰初生把握得此精不失炁不損這我神如何得而不寧也藏精養炁工夫只在子午一升一降時抱負得穩却從漸而入自然日積成功

白玉蟾曰載管魄安心抱一○能無離乎

其處去來專氣致柔純清絕點能如嬰兒手混然一片滌除玄覽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能無疵乎身心如一愛民治國怡神養氣能無知乎無念無為無思無慮天門開闔心地開明能無疵乎一而不二明白四達一理燭物永融月皎能無知乎終日如愚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萬象生而不有心同太虛為而不恃智周萬物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

廖粹然曰載管魄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抱一靜心能無離乎道不可須臾離專氣致柔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能如嬰兒乎返歸童蒙無欲無為滌除玄覽不見不聞內外清虛能無疵乎故無病患愛民治國人生以道愛天下吾亦愛神而守神能無為乎故不妄作天門開闔頂門辟破陽神出入能無離乎陰鬼自消決無魔障明白四達神光烜赫流盼八方能無知乎自然然而不得而知生之畜之道自生我德亦成我生而不有返本歸根忘形忘我為而不恃

施恩於我不望我報長而不宰長我成我故無害我是謂玄德所謂有道德自成矣陳碧虛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為營也舊說曰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夫魂為陽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感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猶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夫人欲要抱一之術當能心無散離乎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

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能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也淵覽心照也疵瑕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當能自省已躬無有疵瑕之病乎若能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舊說曰愛民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為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為乎若

能清靜無為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闔謂散施闔謂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唯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為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胃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闔則為泰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命常守雌靜則不為變動所傾故永亨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綿綿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

無為也今解曰能為雌乎者言天門開闔
休王者乃曆數之帝唯能雌靜謙下故陰
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明白四達能無
知乎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
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
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
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
道今解曰能無知乎者欲得智慧明白四
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當能常守無知
乎若能無知者即是智慧明白四達之原
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言修身治國能
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
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
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羣
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
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
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
不知其主出乎幽冥也
謝圖南曰載管魄至無離乎卦曰哉生魄
指月十六日也月自既望之後魄生則明

死陰初長也人之一身魂為陽而魄為陰
當陰生之時魄方營管求進而能守一不
離則不為陰所勝矣一者天之玄也陽也
施之國家則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同一道
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黃石公曰柔能
勝剛弱能勝強養身之道以柔為本其氣
不專則強暴之陽得以間之當如嬰兒之
未孩柔之至也人之多慾必為強陽所使
不可不戒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經曰聖
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玄覽之謂也垂
旒蔽目不欲自與物交蓋外交乎物則內
心從之修身之道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滌
除其外則棲乎吾前皆玄微矣無疵者人
欲不得以間天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修身所以為治國乎天下之本內心清明
不為嗜慾所奪則以之愛民以之治國可
以為無為事無事矣堯之非心舜之恭已
皆此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塞其
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天門指在上乾宮也
雌陰也天門開闔貴有常度而陰邪之氣

不得以間之則吾身理矣施之國家則闢
四門而小人勿用者是也明白四達能無
知乎視非以目而以道則明可四達疏通
無蔽而物來能名也私欲間之近在目睫
且不及見而沉於遠乎能無知者不求知
也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此
豈可以有知知之乎闔尹子曰一情冥為
聖人生之畜之至玄德人偽既銷天理自
長施之吾身則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自
知者也施之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在生育
長養之內而未嘗以功自居此所以為玄
德玄天也宰主也蓋嘗論之陽之有陰陰
之有陽不能免也而聖人常欲進陽而退
陰豈非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乎陰在吾身
則足為吾身之累小人在國家則足以為
國家之害治身治國無二道也是故無思
無為而不失赤子之心不識不知而盡屏
外邪之氣則一身可以優游矣推之天下
國家復何為哉茫然天運窈爾神化蓋有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豈非玄德乎舜之

天德出寧文王之順天理物其謂是乎
林齋齋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管魂也神
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
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管魄二字
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管則為衆人管以
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管魄為一離
而言之則魂魄為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
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
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穩正要
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
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
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
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
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
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
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
功而有無為而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
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
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
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語遂流入

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多矣
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
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
也造化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
能雖為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
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
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
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
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
從說橫說不過此理
范應元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管魄魂
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管身之謂魂靜以鎮
形之謂魄河上公曰管魄魂魄也魂屬陽
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魂魄抱道
之一項刻無離人能之手專氣致柔至能
無疵乎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
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炁以致和柔
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手心不虛則不
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

如玉之無瑕疵鑑之無塵垢則冥觀事物
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手愛民治國
能無為乎謂抱一專氣滌除等事既以修
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即愛民治
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
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為愛民者非區區愛
之但不害之即愛之至也治國者非區區
治之但不亂之即治之至也人能之手天
門闔闢能無離乎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
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
物為出應已為入出則闔而入則闢不可
不知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
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註
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
也亦感而後應之義河上公并蘇註皆作
為雌一本或作無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
有知其雄守其雌也理亦當作雌謂吾
之心即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為
雌柔使神氣和順則陰陽之炁一開一闔
亦和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虛也

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四達皇皇感而後應而常虛無以私意為之人能之乎蓋此心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是本無不為是末然本末一貫得其本則以一行萬而逐處皆是通乎末則會萬歸一而無時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自歸一爾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畜養本也蓋謂萬物皆根於道而生本於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為己有為之而不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為之主故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聖人體道而無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不知帝力玄之德也。薛庸齋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文玄先生曰運載魂魄抱守真一能不相離乎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之交通也然後運載日月之精華呼吸天地之根蒂子母相守猶魚在水比長生久視之道也王褒謂聚精會神得非有所知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養氣而致骨弱筋柔能如嬰兒乎除除玄覽

能無疵乎能玄覽萬物之化而不能無瑕疵者猶有玄覽在焉耳若能消除玄覽則無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心君也身國也精氣民也君能無為而治則國以富而民以安其或有為非徒無益而返害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元神所以出入也若靜而有其靜則神其室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神室廓然無一物則明白四達矣或有所知其能明白乎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生畜萬物不恃賴其功成長萬物不宰割而用使萬物莫知所謝豈非玄遠之德邪老子之道長於治身除清靜無為之餘清深隱奧莫之能測者其惟名神載管魄乎古今解義各不相師論理性者識其小工修鍊者失之粗殊不知此聖人之機要也文人不能騁其辭談士不能利其辯會當耳授心聽志勵力行然後可與釋其義爾。休休庵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人之靈明宇之曰心曰神神俗謂之魂神氣曰魄前

因妄為勞神而氣衰今知其非息念寢然營養神氣契合情冥大道是謂抱一能永無失乎專一真氣而致柔順能無念無欲如出胎之嬰兒又當洗滌玄妙見解瑩淨無一點瑕疵乃見了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能任無為之道無作之德者內則心氣順外則民安國治也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天者心也門者萬法由是而出開闔者放收也雌者柔也玄機妙用或收善柔和而無剛利之害履踐相應微妙玄通廓達無礙而不自矜自伐兀兀然如無所知者三才任道而生萬物以德畜養雖然生之畜之而不言有其功為造化之主而不恃其專萬物承恩皆得生長而不作主任其自然生長成化是謂大道之得也。褚伯秀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為首數字諸解難通蓋以前三字為句抱一屬下文與後語下類所以費辭牽合當深考其義得之邪忠恕佩解集引開元詔語云朕欽承聖訓軍思玄宗頃改正道德經十章載

字為哉仍屬上句及乎議定眾以為然遂錯綜真詮因成注解此說明當可去千載之感蓋古本不分章後人誤以失之道哉句末字加次章之首傳錄又訛為載耳五十三章末非道也哉句法可證今按玄宗是作載以載初解杜尤庭又以運載解不

會釋章作載不知邪志超集中所出合以結氏引用定觀經云動以管身謂之魂靜姑存其說以鎮形謂之魂魂陽清而升魄陰濁而墜

陽動陰靜互成造化二氣寄形推運不能反歸其根日消月殺葉去樹枯矣聖人教

使魂魄皆抱于一者道之所生為數之始為物之元在人則性初是也魂魄抱一不離則動靜兩忘去道不遠專守其氣使無間斷故能致極乎柔不為喜怒所動守氣不專則強陽得以間之遇觸而發暴逸

三五散蕩氣非形有神亦不能自存矣可不慎諸如嬰兒言其無知識喜怒純然一團和氣而已此是玄門秘密工夫世傳鍊氣調息法出於此多流入旁門罕得其正道本乎夷恬淡不離日用虛心無為道自居之

而學者多存玄妙之見求諸寥廓之表愈求愈疎滌除去盡歸其本初道體自全何雌之有國以喻身民喻神氣能無以知乎古本如此後文以知治國國之賊可證天門者萬物萬化出入於斯陽開陰闔以神

其用聖人密弘此道必以雌靜為主故燭理明而應物不勞以至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古本如此俗行河上本愛民下作無

為明白下作無知二字正相反無以為猶云無所為恐聰明妨道故教令無為已上皆治身事到此當以生物為心生而不有

其功為而不恃其力端居物長不以宰制自專是謂深玄至妙之德非世人所能測識也

三五牛妙傳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雜乎哉者再也管者生也魄者月也抱一者月之始生也夫魄消謂之月盡魄載管謂之月一蓋月之初生始有一點之明月能抱之漸而增長以至於圓滿著明也由是觀之月尚不能離乎一點之明而常抱之而沉於他

乎此善言從微方成著從一方到萬夫一者道也凡天下事物何莫由斯道也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人有道則生無道則死曰生曰死在夫能抱一與不能抱一之間耳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手專者

一也氣者體之充也蓋人生天地間呼吸往來而為命者不過氣而已矣夫所謂嬰兒者天理純全人欲未萌及其既長感物

而動人欲漸起以失其固有之良心遂致好惡無節於內聲色知誘於外由是衰相自見也人能一其志無暴其氣則其體和

而柔輕而健其猶嬰而處子也列子曰嬰孩也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此之謂也條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者洗滌除者獨除玄者道也覽者觀也疵者

瑕疵謂過失也言為入之道常洗滌身心獨除外慮覽觀近妙使為窮理盡性之人於天地之間可以無大過矣安有瑕疵之稱哉庸常論天心其猶鏡也不滌除不明道猶影也不觀覽不見是以道學君子常

加存養省察之功使無少有間斷則明德常明不復為嗜欲所昏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潔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則鑑明塵淨心照道明此則第五除玄覽之說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夫民為邦本固邦寧故治國者必先於愛民愛民之道在乎無為也無為者不撓也如昔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於中出於是輕徭薄賦選用良吏自是之後海內昇平人民衣食有餘外戶不閉行旅野宿此非愛民治國無為不撓之說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口也蓋口為一身之門戶人頭圓象天故以口為天門也開闔者謂呼吸也雌者雌雄也夫開闔呼吸雌雄謂陰陽也陰陽者動靜也易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是之謂道能繼之者善也此蓋言人孰能有呼

而無吸耶有靜而無動耶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也真定經云夫動二以為陰靜一以為陽陽一則有變陰一則守常知常悟明抱一契靈坎離交固變化自然此論陰陽不偏枯動靜等對故云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者聰察也白者明敏也達謂通也夫聰察明敏之人其能四通而八達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其孰謂之無知乎夫知者謂能察四方咨四岳知四民也非明白四達之君不能知之矣如堯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也夫君天下者以四方之耳為耳而不私其耳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四方之目為目而不私其目則天下之明皆我之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其孰謂之無知乎此明白四達之義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生者謂生成也畜者謂長養也不有者謂不自有其功也且如天地也天地生成萬物而萬物未嘗以為天下之功如聖人也聖人仁育天

下而天下未嘗以為聖人之惠非天地無功聖人無惠也蓋功深而形不露惠博而體不顯是以蒙其功而不知其功受其惠而不感其惠於此見天地聖人之大矣向使天地聖人自矜以為功則非所謂生而不有也經曰天地不仁又曰聖人不仁此皆生而不有之說也為而不恃至是謂玄德夫聖人者為人之尊然其未嘗矜以自恃蓋聖人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不牽手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也然聖人未嘗自尊而未嘗不遵聖人之德愈大愈小愈高愈下愈明愈晦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故云玄德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非斯之謂乎楊智仁曰載管媿至是謂玄德管媿者媿也當愛養之喜怒哀懼傷媿安靖則壽命延長人身如船筏屋宇能包載其魂以管守其媿使之歸一不可須臾離也出為行布為德專而無二之謂也使一系系和抱純素而守之其性如赤子之慕慈

母若嬰兒之未孩滌除心垢不染一塵善惡俱泯心意雙亡藏其器而待其時愛民治國喻一身也治身者愛炁即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其人之自性輝輝朗朗純清絕點內則明徹外則如愚天者本性也門者收放之謂也明白四達者天之明無非日月輝光人之明一性湛然雖然德應亦有無知暗昧者易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生首之說生陰陽而畜至精向無中生有為而不自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之妙也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歟

為眾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管魄為一離而言之則管魄為二抱者合也人能常合而一之則真精不散不然則一者離矣故老子痛下鉗椎而曰能無離乎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良能其氣靜而專又能柔順以致之謂無暴其氣也是能合而一之矣滌除邪妄觀覽玄冥豈無瑕疵之可指治國愛民必如文帝躬修玄默是蓋傳黃老之清靜外此則皆有作為之勞天門開闔乃精氣出入之關純陽用事雖陰也能無離乎者慮陰氣以乘之耳明白四達固無所不通矣不在乎察察以為知也毓之養之生機流動而不有其功事卒能應而不恃其長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無宰制羣動之勞是謂之玄妙之德此章是修心養性工夫中有治國愛民之方老子勉時君以無為自然之治故發為能無事之語皆警省之言也三代而下惟文帝知之說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

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則為泰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閉餘皆闔四時之例如此或是一說今並存之

胥六虛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形備載魂魄指五猶車之載物經曰管魄不曰魂魄者蓋魂主動動者能營運一切故曰管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管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抱一能無離乎者非別有箇一可抱使之不離也言其魂魄二義不一者魂則變遊無定魄則固凝不化故教之抱持為一則魂魄無偏開之失若然者其動也一其靜也一無所往而非一何離之有哉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夫精專氣浩極致柔和如嬰兒乎者嬰兒終日不知不識得全樸全氣專志一骨弱筋柔而握固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謂洗滌其嗜慾之心除謂去其好惡之情玄天也覽照也嗜好既亡天光自發照覽真源能使無一點之疵則善矣疵病也如或去之有一點不

淨乃世生生沉迷之病根矣已上三節語進志於道者之要已次論國君愛民治國之道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愛民治國事分二義一以無為言者蓋愛民以無為則民安治國以無為則國寧夫無為者非拱默端坐也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愛博因國之當治而治之其治大比能無為也通玄經曰夫無為者不先物為也又曰因即大作即細如欲以小惠為愛民以嚴峻刑法為治國其細也夫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天下之大本吉凶治亂之所從出造化自然之門戶也夫道有通塞時有否泰此造化自然之理猶門戶之開闔不可得而度也知者居雌靜以俟之則無不善否則作雄作偽多見其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聰明博識無所不通明白四達也能輔晦其知而委賢受能端拱垂裳國治而心不勞壽長而天下泰生之畜之至長而不宰人君牧民任其自生自養安於無事故曰生之畜之也雖寬之宥

之由其生養亦不以為有其恩上下相忘民受其賜故曰生而不有凡所施為無非澤利天下及其功成事遂不以為己有故曰為而不恃君者兆民之長也居民之長而宰制之令不施民知有其君而已矣優哉游哉故曰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天也君脩若此是之謂與天同德也
柴元阜曰載營魄身載魄即車載物也魄識好營攝謹載之常防護身抱一能無離心不二用則谷神活專氣致柔能嬰兒氣不從鼻散則胎息全滌除玄覽能無疵神不從眼漏則慧志圓愛民治國能無為主宰不為形體役則筋骨強天門開闔能無雌闔闢無間斷則不離母明白四達能無知精氣不為聰漏則心識淵生之畜之善於保養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常存其體以制其用則不矜而魄安矣故養成聖德蘇敬靜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此章老子本意只在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意却以載營魄抱一為題營舍也魄氣

也魂神也載猶車之載物營猶舍之居人魄雖為魂之營舍然魂所欲行則魄無不從猶載之以車而行也此為魂魄合一魂魄二者當合而為一不當離而為二離而為二則有魂無魄有魄無魂人非其人而死矣老子遂設譬言魂魄抱一五事嬰兒純一柔善其氣專其柔致致極也故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純固也滌瑕除垢覽觀玄冥則多索疵求若滌除玄覽而不索疵求則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心也愛民治國而能以無為而為則清靜自然自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清淨也天門開闔天理所從出也雌雄交感陰陽相配有其理而無其心則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欲也明白四達而能若無知無識則藏明於晦自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藏明也大抵純固無心清淨無欲藏明則魂魄二者自能抱一魂魄抱一為生之源天道以生養萬物為心而尤以人為心生之畜之者天道也而魂魄相離則不能生老氏以

五事教人而天地生物之仁為無窮然天道生而不有何嘗自有其生之功為而不恃何嘗自恃其為之功雖為萬物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是謂玄妙之德以魂魄抱一為生之本而以不有不恃不宰為

無容心生養之恩天與聖人一而已矣

本一庵居士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魄之義先儒辯之詳矣愚按記禮祭義孔子曰魄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耳目之精明為魄此語最為簡切朱氏謂營與莖同為

精明光炯之意是營魄者形體之神靈也夫人形生神發耳目鼻口之精明皆本於一性釋氏所謂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者是也惟其為物所引流蕩忘返是以形弊於外識亂於內忽焉而死魂升魄降不可復合欲其死而不忘難矣故知道者收視返聽迴光返照以復一性之源載者安住而不馳之謂抱者保合而不失之謂一則性也釋氏所謂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明不循根寄根明發者是也寄根明發載營

魄也返流全一抱一不離也此復性踐形之要道非真修鍊形神長生久視而已專不雜也致至也嬰兒無知思之誘以動其氣故其氣也專無物我之競以傷其柔故其柔也至人之持氣尚柔者能勉於斲而

不能常必如嬰兒然後為至也此二者皆

反之於有生之初惟滌除玄覽乃神聖之極功蓋滌除塵垢固真見所自出外物有一塵之不盡則明齋有一毫之未了惟滌除之至使吾心目朗然則洞視萬物淨者

固淨穢者亦淨無所揀擇不見瑕疵是為至也治身既至於是推而治世應物愛民治國其常也天門開闔其變也易所謂一闔一闔謂之變是也為雌者和而不倡後而不先之義其處常也無有為之迹其臨變也無先物之心蓋無將無迎安乎自然而已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則所謂聰明睿智守之以愚也生之畜之者德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德之而無德之心乃德之玄也老子此章 身治國之

道備矣

拾遺陸曰載由天也發語之端也

石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古註以為魂蓋魂即月之明也魄即月之魄也月受

日光以為明魄必載魂則生而不死抱一

者魄與魂合為一未嘗離也專氣致柔能

嬰兒人賦形氣以生陽氣既感不能自制未免流蕩而失其真惟能專守其氣而使

之柔如嬰兒之雖跛而未嘗知牝牡之合則善矣即下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之意

滌除玄覽能無疵古說謂心覽於萬事易

於感物而動故必滌除外欲而無一毫疵病可也愛民治國能無為古注謂治身者

愛氣則身全治民者愛民則國安全此兩意能無為者以治身言則上章用之不勤

也以治民言則所謂無為而治也但何上

公本作無知却與下段同意當以無為為

是天門開闔能無雌程泰之謂莊子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為天門雌者安靜柔弱能為雌者言陰陽闔闢雖有

生物之功而未嘗自以為能生物也即生而不有之意明白四達能無知明白四達而能無知蓋此心雖無所不知而未嘗求其知所謂不思而得不慮而知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上文載營魄專氣致柔除玄覽專以治身言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則兼以及物言此乃總下三句而言生之畜之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即百姓不知帝力之意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讚六

聖達奇常德落女必觀從點觀事創水編集

前朝奉大夫大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三十輻章

考異河上公作無用車越實
著作隱顯玄彰義章也

唐明皇疏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為大易之韜轅廂成用無之質標器室以為喻存利用之結成爾

杜光庭曰愛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有則在彼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無以為用也車以運載器以盛受室以居止心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為大易之蘊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蘊積之根源與易為川府與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亦猶輪轂輻廂為車之質轅廂毀則無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

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也

張沖應曰無者虛也亦非虛則不能運用而化為神故曰無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臟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眾弱共使強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車得去行舉中空虛人能載其上也埏埴以為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飲食之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鑿戶牖以為室謂作屋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故有之以為利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